

长辈

难忘父母爱情

郭小龙

最近,我第五次读《郭根日记》。一次次阅读老父日记,一次次追寻先父人生轨迹,悟出了大时代中一个真实的父亲。日记中,有些文字记录了父母凄风苦雨中的爱情,展示人情之美好,让我感慨不已。

父辈那个年代,婚姻讲门当户对,其实也未必。父亲是北方人,母亲是南方人;父亲是农家子弟,母亲是城里大家闺秀,二人结缘,似乎离奇。

父母结识于北师大附中,同级不同班。父亲时任学生会主席,他们请鲁迅先生到校演讲,学生深受鼓舞,在石评梅等一些激进派教师支持下,校园一时出现众多社团。父亲开始“缘云社”,出版半月刊《缘云》,母亲加入,负责出版部工作。彼此交往多了,日渐生情,遂为挚友。父亲保存着当时母亲写给他的娟秀字迹:“今日放学后我想开个会,现在缘云第11期的稿件只有两份……”一年元旦,父亲精心制作贺卡送给母亲,里面附诗,题为“爱假如是一朵鲜艳的花”。母亲那时有幸得教于石评梅。石评梅去世后,学校举行追悼会,文静内向的母亲抽咽着走上讲台,作了沉痛发言。尔后,父母多次结伴赴陶然亭祭奠评梅老师。高君宇、石评梅的革命恋情深深植根于父母心田。

高中毕业后,母亲考取北师大外语系,父亲却因在《校友会会刊》上发表纪念马克思的文章,遭国民党缉捕,林砺儒校长多方交涉,父亲方免一难,但毕业评语中留有“品德失检”之记录,操行由历年的甲等一落至丁等。父亲愤懑不平,放弃与母亲在京都同读大学的念想,只身远赴青岛,考入山东大学外语系。一双恋人,天各一方,唯有鸿雁传书。一次,父亲给母亲的信袋中夹着一张照片,其下方题写:“贤:这整个的我愿永远漂浮在你眼前——心底。根。”

待到毕业季,母亲向外婆提及与父亲的婚事,孰料遭外婆反对。其一,外婆受传统婚姻观制约,认为双方不般配;其二,外公部飘萍殉难后,不屈的外婆复活《京报》,一心忙于政务。不过,后来父亲以其才华和翩翩气质赢得外婆青睐,外婆最终成全了这对鸳侣。

婚后，迫于生计，二人远赴绥远任教。不及两年，抗日烽火四起，他们参加了绥远民众抗战救亡会，宣传抗日，与同仁创办《燕然》半月刊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学校停办，父亲买了辆旧自行车，带着母亲，母亲怀抱年幼的大姐，历经艰辛，回到晋北老家。小住之后，将大姐托付给我好心的二婶，辗转南下，投身抗敌文化活动。抵长沙时，铁路停运，长达四月。不久逢母亲分娩，二姐降生，取名“小难”。后父母怀抱二姐，几经周折始到上海。在法租界，与养病中的祖父团圆。父亲加入“民族复兴大同盟”，在《新时代》任编辑，秘密编印反汪小册子，往沦陷区散发。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《烽烟万里》在《申报》连载，在上海滩反响很大。不久，父亲被当局通缉，留下二姐和尚未出生的我，告别病中的祖父和患肺疾的母亲，化装前往江南游击区，奔赴抗战一线。尔后，先天不足的我临世，祖父病故……多亏北京的大舅妈收留了我们。可怜的母亲，在无尽的痛苦与忧伤中，结束了她短暂的33岁的人生。

那天，女婿从网上《老照片》发现我父母遗照，转发于我。图像上，父亲儒雅，帅气，母亲文静，漂亮，我深情凝眸父母相依相偎的合影，潸潸泪下，感慨万千。

幼时住在娄烦老家峰岭底时，夏天并不觉得太热。老乡们天一亮便荷锄到地里耘草，快中午才回家吃饭。我家住在二队的一个巷子里，巷子东西向都是房屋，屋檐下便成了人们吃饭纳凉的好地方。日头高照，人在巷外烤得皮肤生疼，而巷子里的阴凉处却很凉爽。老乡们每人端个海碗，坐在街边石头上吃饭，遇有稀罕食物还要相互到对方碗里夹一筷子尝尝。饭后，男人们敞着怀谈天说地，女人们穿短袖小袄眉飞色舞聊着家常，孩子们则在人群里跑来跑去。

巷子北边有片空地，凉荫下卧着羊群。午饭后，我们会跑到羊群边看它们嬉戏。推着车子担着担子的小商贩，高声叫卖着，有卖蔬菜的，有卖瓜果的，也有卖针头线脑儿的。人们围着小商贩议价砍价，小商贩也会将称好的菜给了顾客后，再抓一把小葱或韭菜塞在他的篮子里。孩子们等不及回家，一把从大人的菜篮子里拽出黄瓜或桃子、杏子，一溜烟跑远大吃起来。

村子西边紧临汾河，是纳凉的好去处。男人们在河里游泳，女人们在远远的河边漂洗着衣服。而我们这些小孩因家长和学校管束，只能偷偷跑到浅些的河水中玩耍。下午上学，班主任老

故乡

峰岭底的夏天

段新民

师例行检查,在每个孩子的胳膊上用手轻轻一划,若出现白白一道痕迹,就知道一定去河里玩水了。除了批评教育,还要在教室外罚站。

一到夏天,老乡们会到地里刨“黄芩”。刨回药材后煎熬,煎好的药汤凉温后,一人一碗喝下去,可防暑降温、清热解毒。父亲到城里买回一些冰糖,冰糖水的滋味,比现在冰镇的碳酸饮料不知要好喝多少倍。这种清热败火的饮料,几十年再未喝过,一直藏在深深的记忆里。

要说夏天最好的食物，莫过于母亲做的凉粉了。每年夏天，母亲要去供销社买几斤粉面，分几顿给我们做着吃。粉面有两种，红薯的发红，土豆的发白。母亲制作凉粉时，我们几个孩子都聚在大锅周围，瞪大眼睛盯着锅里的的美食。母亲将锅里撒入了水的锅里，加点白矾，拿锅铲慢慢搅动着。不一会儿，锅里的水和粉面便成了糊状物。这时，母亲会将灶台和水瓮用水洗得光光亮亮，再将锅里的糊状物铲出，抹在光面的灶台上和水瓮上。过上一阵，糊状物便冷却成固体。母亲将这种晶莹透亮的东西，慢慢卷成一卷，再一刀一刀切成条，放入凉水盆里。从凉水盆里捞出凉粉盛进碗里，加入葱花、韭菜、咸盐和陈醋，便可以吃了。我们抢着端起碗，大口大口吃着凉凉的、滑滑的、酸酸的凉粉，香在口里，爽在心里。

夜幕降临时,劳作一天的老乡们回村了。晚饭后,大家不约而同地来到“林孩”家院里。“林孩”家院子较大,放一些长条板凳和马扎。人们到齐后,“完明爷爷”坐在众人中间,点一锅旱烟,绘声绘色说起评书来。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,也有《三侠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。“完明爷爷”口齿伶俐,富有表演才能。大家听得入迷时,他却突然来一句“请听下回分解”,真是意犹未尽。

这些是我小时候夏天纳凉的故事。住在城里后，每到夏天燥热之时，总会想起当年。想起老家峰岭底，想起峰岭底的小巷子，想起光脊背的老乡、苦甜的黄芩水、凉凉的冰糖饮料、滑滑的凉粉、甜甜的瓜果、休闲的羊群、说评书的老者和清清的汾河水来。

希望出版社

41

陈洪金 著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天成长起来,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,这便是她最大的财富。

2

贫困这个词,在很多时候,特别指向经济和物质的匮乏,指向科学技术和现代文化的落后。华坪县民族中学的学生来自于贫困山区,很多家庭都没有钱,缺衣少食,思想观念也比较落后。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41

赵树义
著

1. 对 义 著

The image shows the front cover of a book. The cover has a dark, textured background with a vertical strip of lighter, possibly greenish-grey, on the left side. The title 'The Time of the Lotus Eaters' is written in a stylized, possibly calligraphic, font in the center. The author's name 'C. S. Lewis' is visible at the bottom. The book is shown at a slight angle, revealing the spine on the left.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郑曙林是县政协副主席、褐马鸡保护与研究领导小组组长、沁源观鸟协会名誉主席。郑曙林爱鸟如命,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,天亮时便出现在芊林背,出现在东钟楼,出现在沁河源或花坡。郑曙林常年不是在拍鸟,便是走在拍鸟的路上,这两年更是一心一意“追踪”褐马鸡的生活轨迹。

迹,无论在沁源,还是全国各大网站,那些漂亮的褐马鸡照多出自他手。我开玩笑说,他们侵权了,你可以索赔。郑曙林却很坦然,我与他们交涉过,只要注明是我们沁源的褐马鸡,片子随使用。在他眼里,“沁源”两个字显然比“郑曙林”三个字更重要。老郑一路不断向我推荐郑曙林,说在沁源,没有谁比他更懂鸟的。宋勇跟着郑曙林钻过一年半的山,他的鸟知识也多来自郑曙林。二人不时在我耳边咕噪郑曙林,让我这个不想见陌生人的,也对郑曙林有了几分好奇。因为疫情,第二届观鸟节延期到秋季,方式也由集中观鸟改为各参赛队自选观鸟。自8月起,各地参赛队陆续抵达沁源,郑曙林每天陪着他们

钻山，忙得一塌糊涂。直到半月前，才与他在五龙川偶遇。前天见面，我提出要跟着他去观一次鸟，他爽快答应，说这几日就有观鸟队来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芊林背吧。我说好，郑曙林又问我这几天都去哪里了，我说随便走走。郑曙林问去花坡没有，我说，以前去过多次，现在人都散了，不去了。郑曙林说，不是让你去看花，是让你去看马刨泉。多次路经蔓上，或歇脚岭上，或夜宿花坡，或打尖土岭上，却不知有马刨泉。郑曙林说，一定要去看看，马刨泉可美呢。我说怎么个美法，郑曙林说有金雕。我不禁莞尔，大概在郑曙林的词典里，什么地方有鸟，什么地方就美。如果有珍稀鸟种，那就是很美吧。

纪实